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備忘集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王偘

備忘集卷四

明 海瑞 撰

序

贈羅近雲代丈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為美法者乎漢初限民名田今日郡廟有人遍舉均粮新例是雖貧無立錐

猶自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痛千百而取其一是亦井田之遺也發令之初家之田連阡陌亦曰此一均平美事貧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遲而今日則大不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册為主名曰流水魚鱗葢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别臆為之開端既差末流之弊莫可禁止東扶西傾朝更暮改百病之所由生獨臨高會同文昌人以彼善於此分之文昌者近雲先生今晉欽州太守舊治也文昌丈事方中上官知

美才復付為定安之丈近雲不辭委於始不旮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絲有法有田則丈顯顯條緒非亂絲也近雲坐得易簡之道是以得之定安之事余未之有聞也然觀其彼善於文昌可以卜於定安亦必有善心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為而理其緒聞其後一得閒親行核奸匿不丈之家二十有一准之改補完報雖曰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而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人愛人之仁一介之操

又足以鎮之排難解棼乃其餘緒道有出於丈田之上不可以其一盡者是宜乎朱尹忠齋神服而樂與之也忠齋必余言為近雲贈秦穆之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忠齋有焉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黄體齋陞南京國子助教序

感恩掌學事黄生仁甫别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下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茍余素謂是亦科第人數也顧屢試無幸挨貢得分新淦

之教後三年晉掌瓊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至小者也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不一人與若不足為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之夏任特憤憤而起曰孔子不誣十室也存乎其人焉耳雖小有大諸凡庠序規件祖宗先年之定日尋綱目提數十生耳而新之不責貸於歲時拜見之間意實志懇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賢曰懷川先生巴蜀内江之傑也三諭詳婉復之巡約通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倡於上

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諸人聯翩有年月日而仁甫助教之請則今壬午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吏部三途藉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贈夫士苟無會於錫崖之為高贈之誠是也夫亦知京師之所為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天子之耿光今流之弊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馮道胡廣之區蘇味道婁師德之地崔亮裴光庭一切輩會而合之之鄉井家室也首善人耳到此則染京師人人出得口京師

人人出得頭茫茫乎天下之是也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寸而退尺祖宗遞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迹轍亦不免歧惑歟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日新淦感恩初脫井中之見錯之科甲濟濟之間十手指摘發言盈庭愛仁甫者為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執之乎有師道朝廷有治平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是書曰剢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為行色之壯

立已於大請自舒錫崖官至今無一帳丈始

贈喻遂川奬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為天下之公者澄邁大尹遂川喻先生任甫五月按院凝初公有奬耆老洪以讓雷一誠辛巳季冬之朔揖予而曰我尹二以不獲上有令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先自得民而來造福於澄當不至如富陽建安年月不多指屈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意志其喜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

出亦有所聞尚不能無私意結民民與之感姑詰之曰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母子之於父母寒求衣饑求食苟有不得求與有一焉致子於不得其所之地父母之責缺如矣二老之言曰徭差之均當聽斷之公明稱收先後之弊無有也先時吏胥作奸今若無有待民接士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葢無一不當人心之舉有尹如喻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福矣舉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語尹之賢終不離口且曰有大馬

人曰暮夜無知我尹楊伯起四知也其賄賂不行不必言稱收不為火耗之借名紙罪不為深文之充橐先後尹不及二老謂將一縣人意若出於自為私而藉之口矣漢人謂處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則有及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人之恩亦有一事而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之言皆遂川日日行事之的正蘇老泉某也賢以某事知

其賢某也能以某事知其能之謂葢不特一縣人意言實不實即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為一縣人意而非私矣二老欲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人之公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籠絡之為術也刮目之乎以其時與事考之信二老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貫贓絞罪之律我太祖愛民之深與初年皮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姑以其峻厲之形改從和緩之象葢亦使人士覩典刑而有憚心嚴之於先全之於後刑

期無刑也自託欽定事例改雜犯失初意而刑法繁矣民不蒙惠瑞自出仕至今往返所到大抵唐人寇來尚可尹來殺我之怨此禍瓊為甚澄邁治不附郭又甚寇來言刼財也遂川能不為刼財之政當祖法廢弛之後且不遠遺特非無待猶興之傑與莊生謂嗜欲深天機淺遂川無今仕為已之心清本原而心在民矣天下未有貪鄙之心能假為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由中可見之迹民不宜之正本而萬事出焉余於是益信二老

之言為一縣之公言而非妄言矣雖然君子之德必本於父兄師友余巡撫應天十一府州俗之美朴近古惟太平晴江公自歷官而巡撫南贛政聲在人過庭詩禮風聲氣習宜遂川之有今日也政宜民而一縣人宜之其妄乎一二人之言可信為天下之公是可書也書之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所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而理之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凡民

之俊秀則不曰父母改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焉禮義廉恥曰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其子期之遠大進之聖賢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與君天下徒衣食之聽之由不强使知不同令府縣官有顧父母提調之名而思之義者半模不模範不範言提調失官則百來年視父母為甚起於厚學校之為私謬於借士譽之為累事之牢不可破其大也御史有賢學校三諭特嚴之出廵條約之外而今學校之中聖人

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中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應余以為終焉已矣天下以虛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為之壬午春初忽一日澄士揖余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公不約同獎願言為今獲上有道之贈先是老幼亦同此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新政大槩具舉學校儀未詳得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之狀則曰今縣與先年有異鄉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子羽之自守則然今有欲至之而不能先日囑託之風今日消絕

夫曰投剌曰出入請託非人所蔕芥人士有口不為逆而聽之者乎履任之初正其要譽之棘覲之蔣公政訓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為執無期會也上與懐川之諭符合如一提撕調度握大綱而夫子教我正矣陸九淵謂丈度石量徑而寡失可為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待士執之矣其他之小而不能執乎仁父母不能為提調之嚴有之提調稱官不能父母之仁無有雖然執之是也道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得不足以執者老未及人

士能道其詳請再言之夫瑣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亡身莫得伸籲非强盜扳扯事乎蓋官中以得盜為功奇貨可居富户也遂川初任特忿然曰盜人何心有自扳其黨乎置不問上人先日風旨不顧也未幾別得實有贓物真犯十人脱然無累蘇子瞻謂孫君介夫剛者也不仁而能以一言脱十二人於必死乎余於遂川亦云夫執今人所不執過此而往何所不執明今時人所不明過此而往何所不明先之明成就其執後之執完

美其明父母提調人何間言且事若薄士而士反歸之曰厚大夫士能相與以有成也皆可書也用是不辭其請書之贈

贈羅近雲陞欽州太守序

辛巳孟冬之初邸報文昌尹近雲先生秩晉廉之欽州太守邑士夫輩欣欣色喜同以邑人之情來乞言賀余惟士子一旦賓之王國則非復庠序日一無為矣苟知一縣一縣事無一不屬之為尹一人之身其難在才尹

與民親則亦日與民財臨財有苟得之者矣其難在守近雲尹文昌今五年矣一有不宜於其人之政一不滿其民父母之責矣乎五年一日之守則又由近而遠無不曰道莫先於義利之辨官民界限百年來惟近雲獨能別白之揆諸古人之才守不過如此謀克壯而民事有濟操若礪而民業如安周呂之道得縣可試為之今之謂矣士人輩願得一言為別文之行贈夫欽視文昌難易之遠不啻千百近雲為難於所難人與之矣即今

亦有論説曾足於欽太守中有益之乎雖然事有出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濟者天下之變何所不有請以先甲時事言之天下有有粮額無其田亦有田之所入不充粮差之半有甚於文昌者乎瓊稱逃流之多寅卯辰年之旱有甚於文昌者乎易窮而變觀其會通之時也庖丁治庖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刃若新發于硎無厚入有間也萬里京師之瓊廣東西中亦役賦之無幾何者三州十邑一土而文昌特以供官稱困謂節之無間

可乎粮額不可臧固矣軍章程不能一日而緩固矣輕
并重分大抵今古同心先之為崖陵昌感者借計綿花
櫝榔諸利編入差徭敬亭唐公因今丈田之舉又三州
十邑推比而行一視同仁士君子習矣富人而變通之
道也余先日三過南雄雄人所深喜幸而言有曰六七
十年来賴是三千橋銀二縣無田而有粮民不告憊是
又不止於徭差之小補之云也軍門司府諸亦人心君
子誠能類推以盡其餘今之文昌無必不可為之事近

雲窘於一年之住支軍門法有大禹五年愛民一旦不能為心之甚一切應之時有讖言有怨說讖謂民父母不如是怨謂又有大父母主持於上縣官所得自專吏胥不能作奸之才可對天日不有秤頭之入也不幸剥膚尚亦有幸夫地無絲毫之入兩一不免其三年如故之輸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今不然矣我雖不殺伯仁孰與民不見殺之為恩亦有一曲之説借寛於人孰與渾全先日之仁之為大縣官催科錢粮恩不出位朝廷法度

中事也出於尋常法度之外爲之爲國家濟變事也近雲精明果毅過越才人數等此濟天下無不可者矣詩云楊園之道猗於畝丘可以移贈

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

泳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其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廟廊之言不死遠戍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捐俸構亭爲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爲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旦上心有悟山亭或非久居繼山之所繼山先尹番禺繼属部日可見之行未大也鳴陽何取於繼山而期之若是曰期之以氣瓊棲盛子必余記之夫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爲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韋復劄子

言令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天地之間繼山之謂矣夫俗説亦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之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别白言之孔子稱管仲于今受賜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子取一時之急葢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目擊其後而一掃新之祖法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時指之刑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力

强斬齊兩人不便也大學絜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言徇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强焉不足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得為管仲譲紛紛蹖議邈乎未有孟氏意也操切刑名我心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人操切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茍且聽之日趨廢墜而取悅人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尚先日也今舍格心正本勿論道有急於此乎操夫人

必痛之而後畏之情可收一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原本不能峻追贓之警後猶幸興事考成竊竊然扶衰有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以一人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隣人之追羊不獲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護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隅軏搔癢朱子指熈寧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于

今亦云以此而氣是曰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乎孟子不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為庠序孝弟之申謹交鄰有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撻秦楚之甲兵平廛市之征布時食禮用鷄犬墻桑未嘗一事弛廢結纓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記

相公身任天下之重恨不見此短非有問瑞請更一一明之紛紛今日之言或不足為相公服也陸子靜謂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

固其意與今大抵相似末用子路死衛輒之事應前

不死遠戍死字附記

贈毛帯江陞天台大尹序

古之君子急欲得君而仕之廣土衆民中定天下孟軻氏之言君子意也夫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欲也必此而後欲之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樂也必此而後樂之今之君子急得君與古同意所自來則古異今出身之途三言舉人無促於下第後官例矣今之將仕者

顧曰歷事後亦有例縱使畢之不失臧縣正官之數如之何去終身之熱就一世之冷蘇東坡出守河東其詩有酒肉淋漓渾舍喜之句此正冷熱之别也士君子性分内事何事初登仕路便孜孜然此念横耶帶江毛先生近古風味吾取焉帶江長於文學豈甲科躓步人哉落名丁丑遂忻如於樂會之就四年冷官安之一日周元公師道之立會之心矣分巡道舒公閔以割雞小可試之俗稱權官如扨沉香皮水之舊帶江不與扨也感

思七里之民素不習為官府送迎之事不遠千里之難而有今日保留之再君子之善覘人物者石量丈度之而亦有以盡帶江之概矣萬歷辛巳之秋吏部特以帶江擬長天台之缺天語俞允先導有感思今日之天台熟路也世有談天台山水其幽邃清絕之勝者言之如畫人人有凌空欲去之意謀野則獲帶江坐而得之士子問余一言為今日之行賀信若四年履歷之狀遥指他日山光水色之胸情雖列之竹帛而非誇言矣然余有僅見古心之許不

盡什然一信千百之定諸葛孔明之言曰學以廣才二邑天下之小也可以廣言之乎人之相去若九牛尾先儒以天地江海鍾鼎斗筲别之象山不取天台大於二邑天台而上十百千萬有大於天台人有改行而非其先日者許邵每月更爲題品名之曰月旦評一人之身後先異議無負執冷之初心學與日新廓是二邑之小試余於帶江日有望焉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感恩樂會縣往事也苟能充之不能充之天台今日而上後事也用

是畧諸弟子之詳詳他日望中不及見事書之贈

復沈繼山

許對癸任日領深意矣去年之冬延至今年之夏未得對癸人便之說也然台端氣節無日不於心目之間嘗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又不得朝朝夕夕如之何如之何區區愛敬具見山亭記文之中今不為贅少有可進者大抵今人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為

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為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紀極若身當禍患除去不戴紗帽員領之外不免昔日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況又有言未必盡合其人有言未必盡當事體人豈無辯士君子原有身心功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册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處記中復中台見未愜如也言之言之陽江千里面晤無由只今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宣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閑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若書之怠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年外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况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一千里之遥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一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林人又有

山林作用碩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為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顧惟高明堅之遥望飛鴻附永矢為門下進小刻五册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擬丈田則例 計五件

丈田非欲人不為欺乎欲人不為欺而使勢不得不出於受欺之人為之上人未之思立法不善非受委之人故自為欺之罪當只田地坐落里中僉人為之凡公正

書算弓手須家道殷實素信服於人之人公正人揔管丈事公正人尤急若里多有田地則僉二人一正一副二人非謂輪流管事二人共管一事自有寛舒不勞之處二人共當一事之罪又自有擔當之美其里有田地少人户則借之鄰圖鄰圖謂熟識田地與本圖之人無異也弓手用三人繩丈篾丈竹竿丈弓丈但每日查其步數免其有長短之差而已各聽其便算手用令官教成者一里一人亦是田地里之人無則鄰圖再則城市

一里一人庶專門而精又有公正業主賑之可萬無失先計不敷則再教之如瓊山一百四里須得一百四五十人過數乃可完丈而總於縣中算之弊端百出官府不能禁止瑞已先知其必有今日也先期排年會踏一里界至兩界之上會鄰里排年定之一揆地方次第用紙一張畫紙如攺連贓罰之類通縣如一以便日後可釘可閱不有參差粗畫一舊地山水人村檳榔園之形上書某一大埇某一小埇某一中埇某零碎檳榔園亦

如此記田埇檳榔園形詳於山水地今丈田所急在田
巡道䝉崖陵等例檳榔入編均徭所急在檳榔也書總
土名又書其埇的的别小土名土名人所常呼之名又
書即名某某謂人亦間有呼之備書之何益恐今以一
名報他日官府查問人又以他名對或生遺漏之奸兼
亦難爲查考謂之粗謂無許多畫手草草大槩取之人
人可能而云雖粗草而大槩皆具其不挨次第先者畫
之於後後置之於先此亦粗草流水魚鱗少有顛倒即

當作弊之罪兩界㑹同鄰圖里排講定多釘深入地木椿一面書我界一面書鄰圖界又業主亦先自丈巳田用小片板為牌須寫得如冊式上條欵許多字下方不過四寸五寸業主名黃冊户首之名也旁人田四至亦照此牌户首名寫牌或油或他隔水之物塗之庶雖日久不涸其字牌以繩牢懸於小椿之上深揷田中直至縣官覆丈冊報完日然後收起不揷彼來而此不來事有躭閣來者今日來而明日又復來獨受擾矣定界懸

牌官示之以一定之日其日不至者治之懸牌而亦定之日謂業主或不及知四至户首之名亦或田之塍畔不明也公正丈田所可依於業主者土名四至而已弓步田形上中下則能保業主令不欺官乎能保令無差謬乎公正人顧我公正之名而思其義不可潦草隨業主脚根後反當罪也起丈定日起則一縣同起如瓊山一百四里正月初一日發弓則一百四里之人盡是正月初一庶其報完雖田有多寡不同不至相去之遠公

正業主書算弓手十排年各有司存弊則各當其罪然公正業主係是總管一切他人作弊公正業主罪不能免發弓跳坵跳段非流水魚鱗是作弊矣每日聽其順田次第或上而下或左而右田有灣斜象形難定費心詳勘者每日多多少少各聽其人力量之便每號或一坵或十餘坵三則同聽爲之每號田里遶等公論公正人酌之定上中下則又最上者謂之上又最下者謂之下又上又即上上下又即下下必如此定使上中下則之

中又有分别而五且不疊字而混也上中下乃一府一
縣之上中下非止即此一埇一里而定也丈至有檳榔
地方公正等里排眼同查勘數株起稅非謂有一萬而
一萬逐株數也數之有法如一丈數有一百株繩至十
丈即是一千由此推之則雖千萬之多頃刻而數之完
矣又須開具老樹若干新樹若干出地幾尺者若干與
後開荒田共一册同是一日封報每日天明即到田中
起手晚則止八格眼頁數完者衆花押封起次早送官

一日一封一日一報底冊公正等自封收如有查考之故任其自封自開每日打梆之後公正至猶不至者公正小紙帖開名同未滿格眼幾號幾號未報之田送官以憑懲治里分出五十里之外别定之日不然縣官起丈十日之後即到中路某里某里覆丈則前十日之遠後十日又如四廂之近勞逸亦參相得也然不先有一定之期使人尋問縣官所在則亦驟擾起丈定日日到必踐其言萬不得已如瓊山西黎一線牽入而長則定

作三日四日縣官覆丈之日別行加意無不可者一日一封不許私下開封所報之册縣官親任收取封鎖之勞因一而可以致倣於百者正賴初時振肅聲也覆丈不必待多報完報有册便可行覆丈初公正各於起弓之處釘樁埋石記識縣官只尋號照懸牌不可令原丈人指引以致躭閣其日舉丈之事覆丈亦縣官親任其勞不親而差官代覆親去而高坐田岸之上令人代至田中皆弊之所為生而害隨之矣荒田別為一册恐其

亂正冊也亦具田形四至以待召耕防有指熟為荒也瓊州地大抵地多而額數甚少地無虛粮萬分之一亦有里遞人等肯為認納只照黃冊額數更是明準茫茫無可下手不可丈有魚鱗紙幅之圖田形四至舉目而見可日報之冊原有千字文次第四至田形即是魚鱗流水部題亦止說圖冊不曾說及幅紙之圖無亦可丈田人底冊須與報官之冊形式如一庶可磨對事後給之紙張官銀空言而已矣先給之為便報冊用十張則

給二十張報册用百張則給二百張底册亦給之紙蓋底册即小流水魚鱗每排年各一收貯之謂中說千文次第蓋未丈之先一里領一字號如瓊山東廂一圖領天字二圖領地字丈田之日册之第一格眼上書天一第二格眼書天二第三格眼書天三餘如之許其十餘坵作一號亦可者隨人之便官册亦有省減號數之便也

右丈田當行事欵

丈田完則造歸糧之册矣初丈起每完一號算手即算

一號積步苗粮書手一一謄之格眼册之上一里丈完之日又總記土名某塥田係是某里某人户田各上中下弓步苗粮若干别用白紙開謄附之格眼紙册之末一縣總完之日如瓊山縣一百四里縣官又總一百四里之數合之上中下各為一筭又合之黄册額數之總多有餘步分别補之中下之田中下得有增步益使之可與上等田敵也如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畆一易二百畆再易三百畆之謂必過相敵之外然後上田得與中

下分有再餘步數業主自報已田一如公正開報之式

此皆縣官覆丈覆算有明白者未合縣額之先顧先定

有苗粮之數何此數公正業主等人人已知合縣額之

後即此上加之而已明出告示上中下各步若干縮算

若干苗若干縮步算該若干粮若干縮苗算該若干闕

九字

仲算業主執之自算已田而明白

無疑矣書算人等雖欲再爲先日飛洒之奸亦不可得

如此而後爲便不如此書算人朝朝夕夕恐不免隶閒

為弊也瑞先巡撫應天之日朝廷每有蠲免恩典則州縣錢粮又改換倉口其年又通一會計會計屬之何人屬之平日慣為作弊之人也民間輸數年年不同書算為奸日深一日江浙亦然事與粮得過里百端飛詭無異竊以為天子富有四海災損幾何免則直免之而已弊何從生若得粮不過里亦如粮不過縣之例飛詭絶矣黄册之年里書亦無騙錢門路先與相公户卿諸公議定後舉疏未及上而歸今若得請爲各業主分取各

戶田粮數日就各里輸官如不可得則合各里而算之輸官照是舊日之例丈完粮册雖由里中自造丈田人先為之數縣官一查核合總登之册紙之勞而已粮册之造殊非縣官難事

右歸粮

丈田之事不過如此而已矣有綱有紀本自簡易先日人稱令得均平之美令謂極苦而怨何古人言執簡而御繁大抵天下以簡御繁繁者可明以繁御繁治亂絲

而棼之之道也縣有黃册苗粮之數在焉里遞業主何為乎日開日不合式今買田人帋上只有苗米總數瓊州田與上方經丈之田不同未丈之先必不能得坵坵著有粮數册有有名無名二様曰人不及知以此相磨對也不知册多官必不能自為磨對必付之人無名為弊實與有名無異紙旗不可過風雨易混亂一有懸牌足矣紙旗必不可用多差小官覆丈曰人多而精不知富户無一不是要出錢求撼苗粮之人小官無一人不

是要做生端討錢之事里甲丞丈已混亂又有別造魚鱗圖長每有一班人民間又有一班費用奔走之苦若造魚鱗紙圖亦非領旗在岸上并村中造者可能令議定諸瑣瑣尚有言之不盡者一切不行知有不易簡則弊作害生而天下無不可丈之田矣

右丈田不可行事欵

丈田議之定矣先丈百端作弊其孔穴已開人人知何者何者必縣官不及知必縣官力查不到之事百計千

方今非嚴刑峻法胡然而天行之必不能有效昔之論治者曰直一誅賞之餘而起耳董仲舒謂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延可大不忍於作弊之人顧於吾民受作弊之害忍之乎一有寬縱怠忽十舉而十無成後悔無及

右嚴法

以上丈田事大槩備矣有未盡者田必覆丈縣官盜無一日不在田畝之間也比前間出勘事不同是必米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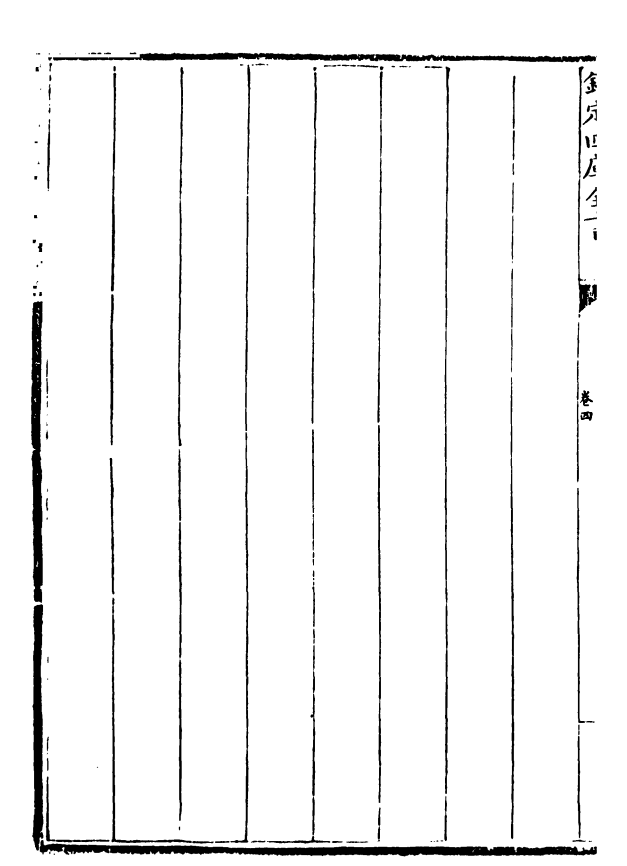
隨行手下人擔水而爨其取之民天下無弗與之火而已吏胥隨行之多尤當嚴禁不然今日明日又明日雖不為擾而自無不擾之事矣屯田有雜之民田之中者矣其別自一埇別自一區不必言雖有間錯當別為一冊民田四至書屯軍某人田軍田四至書民某人田四至加書軍屯民字以為別歸粮之日抽出算入屯田軍冊之上丈田有痴算法如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一步是一格眼二百四十步是二百四十箇格眼也二十四步

為一分二十四步是二十四箇格眼也書之紙上或以灰炭畫地而數其眼即便可見其歪斜其零碎不成一眼則培補算痴算人人能知之則人人皆自算得巳田算手不能欺之矣丈田尺尺寸寸不可差錯横步直步有別如有田直一百步横步二十直少報一步只少得二十步横少一步則少去一百步矣横步尤宜着意秧地租秧去仍做一熟田者報田止下秧兩熟俱不栽禾者報作地寫入荒田册上明開秧地繩用棕細破鵞毛

管如絲少雜之遇雨遇水方不伸乾亦不縮每步為號亦以鴦管絲横織棕黒管絲白間之更有分明弓步着一釘於脚下使轉則入地走丈不致那移一熟田反勝二熟有之然上等只當以二熟田為之一熟雖極好然只一年一得而已當自中則起下下又則一熟二熟俱有之公正人等酌定作弊人謂縣官力查不到之事必尋力查不到之事查之書算秉間為弊必朝朝夕夕册在我手我雖不親書親算親目監督縣官能此而丈田

自無不均之弊矣
右餘議前四欵不及言者附見於此

闕



法致有騷擾其一是貪毒之人借此名目為取錢之計若能先知勢必至此南之田北之地一一深求其丈之之故而講明之著為一定之法必如此而丈如此而丈少不如黜官治罪議定後行不先之曰聽外便宜行事為此通融之語以滋外官生事紛擾之害今日寧復有此乎

奉分巡道唐敬亭

一丈田而百弊清矣士君子為部民久長之計無過於此况瓊州開國而今無一人見有丈田之舉粮差弊孔

有司莫能止之萬里遐荒想國初亦草草數矣千載一時然此一大美事亦一大難事不一一講明於今無以善終於後我以為簡明人以為繁雜我曰詳悉人曰脫漏有之諸告示出里排業主等皆曰多是醒不得地方不可知瓊州粮在此里田坵又不在此里散在二十里三十箇里分亦有之大約黄册粮數一半田在本里一半田在别里地方相去或二三十里八九十百里外今

丈闕

復唐敬亭

生所謂丈無粮之田非無粮也田在此里而粮又不在此里如生一人田在那社一粮籍又寄在海口二是那社有其田而無其糧故謂之無粮瓊山大約一半本里有粮有田一半田不隨粮百四里皆然極為參錯翁今將使那社里排丈生之田耶抑海口里排丈生之田耶一言而事朗然明著人人知矣此與瓊山人買外州縣之田不同何也粮不過縣也瓊山之人買瓊山之田粮

過里也翁於此亦未諭耶謹復

又復

生官江西日丈田皆以其事責之田地坐落里分里排不言粮在浙中亦然然皆關會各縣會丈田者關復一辭而從其例非生自為之翁今又以粮在之里排任之天下事不必盡同求其無弊而已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所難者則生前云一里排奔走不及何埇何段上中下則茫不及知若翁有神智别有善處之方則亦何難之

有哉謹復餘一二容再言

又復

丈田之舉無一人不喜曰二百年來復覩朝廷今日均平之美矣葢黎田之輕亦與丈田之數令而後民田得以分其粮於黎而輕是以雖彼富家私已亦合聲稱便昨會劉大尹云與里長取一坵粮田形册亦不可得無以回上司之急此則有故葢各業主已赴各坐落地方查田丈田田形弓步履之而後知官府之號令反覆民

間議論一謂如此一謂如彼業主不能應里長是以里長不能以應縣官也生一家之人亦是昨早方自村下趕囬止查得坵粮數付之里長丈田未完又未具有田形璦人老老幼幼一未曾知有丈田之事萬乞台少寛假之令人人趲事遍滿田間想成功月日近矣又駭之以不可驟能不及知之事欲其速反驚沮其成外劉尹說及一日一報此生言之未終者一日一封二日報者二封三日報者三封若西黎都恐又不止定以三日一

報也二熟田為一等一熟田為二等亦乞更為酌定葢同是二熟田收成相去遠甚一熟田亦有倍收於二熟者併瀆

奉瓊山劉大尹

先十四日領意即以其故懇之敬亭公矣田云田形必丈完而後知令不用嘆奉行之人失其初意適門子惠有弓步托之明稟於台矣聞督具田形如故或敬翁别有分付缴各衙門之號令彼此不自為定致民間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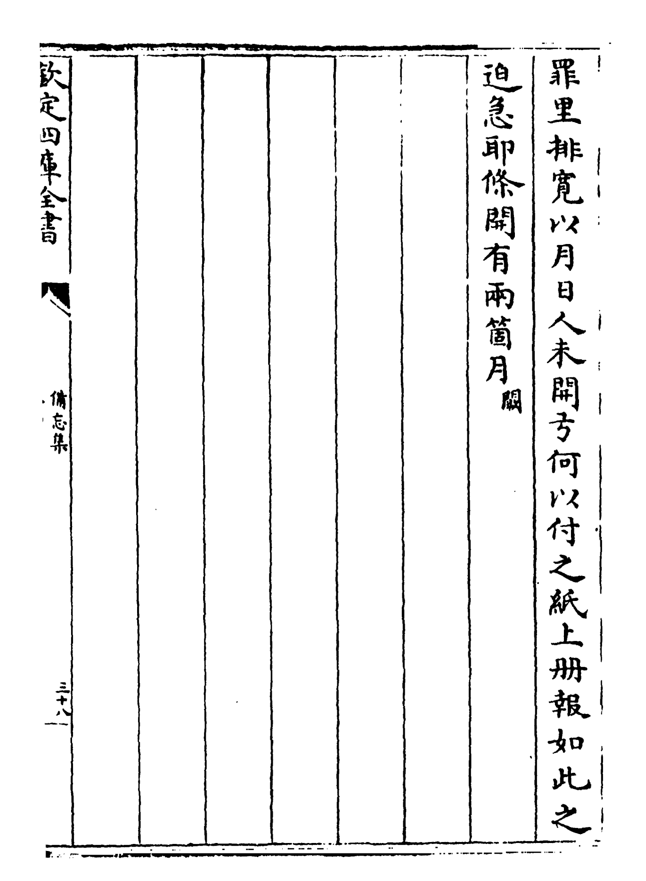
論爾我不能會同生兩官江浙當丈田事亦有不能盡知況小民之愚而愚耳目所未有者乎台端果若將令日之發端警他日之百弊當俟初有作奸之人施之未開一弓百四里人每以手足何措為懼官府有歸一式樣婦人孺子知之人有不如式乎有田則丈何難之有而今則視為天之不可階而升之難矣官耶民耶人情如此何以善後弓算書手等只以里甲中之田多厚積者充之萬不得已方及鄰圖我自有據當之者亦自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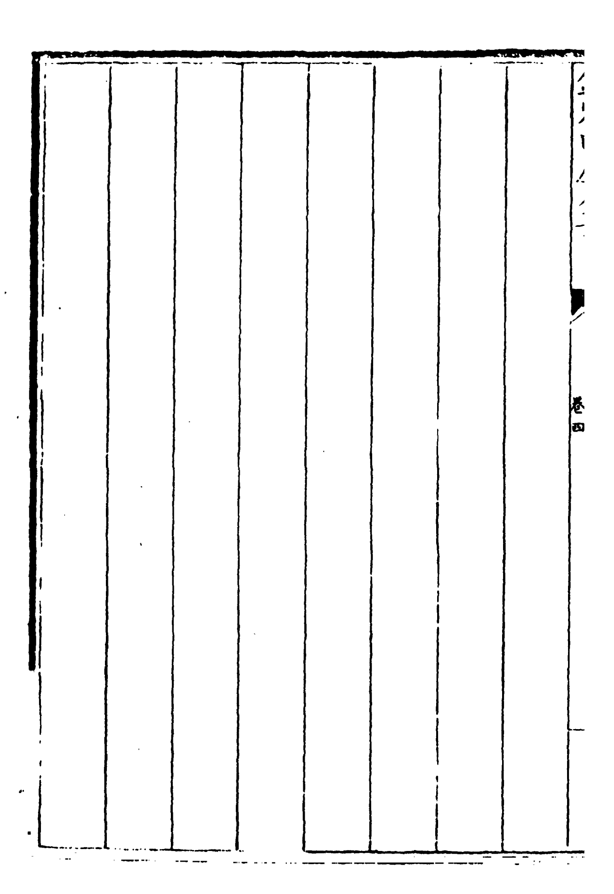
辭從來謂丈田不利於富家小民則喜今小民怨不可勝言矣何耶何耶

復劉大尹

承諭生終是醒之不得如此則業主令付里長之册一樣而三矣人人因里長催督之急田少者間或明白田多者大抵草草如翁令生且亂畫一田形以應上司之謂其中謹慎慮遠者則遷延不報以待事之定謂先事可鑒徒費紙筆於無用之地今不為田形自丈之後豈

得不造田形弓步粮畝四至之册是又一樣而三六册
矣所僉丈田排年將丈之耶不丈之耶業主兩報丈田
人目不曾一見田形之面足不曾一履田坵之地中有
奸弊罪歸何人不容不丈如前一樣而三九册矣民間
謂只好了費紙商人外此皆苦誠是誠是妄意謂此何
等事可一日草草為之當思之思之參酌衆見審而行
之要必其當於今無嫌又有更改於後據業主則寸寸
尺尺差當罪業主寬以月日據里排則寸寸尺尺差當


罪里排寛以月日人未開亐何以付之紙上册報如此之
廹急耶條開有兩箇月闕



卷四

田

地推收之繁粮在此田又不在此較江以北或不同言有定於先不可行於今者萬乞更為酌之治人治法翁病症原有自來此處得有明白勿藥有喜矣敢瀆闕

每二里老人防夫各一人督業主丈不可不可復六安行之得意無乃江南江北過割多寡有無有不同乎江以南丈田事付之田地坐落之里排其冊謂之經即部科題請大小流水魚鱗冊之謂歸粮於丁粮坐落

之里排其册謂之緯即部科題請歸號册一貯布政司一貯府一貯州縣之謂一經一緯組織成衣葢不徒平差賦於今日抑可以止爭奪於將來井田限田今不可復法行而良無過於此翁今又特以丁粮之里十排年為之經其根柢而反畧於經乎不先於經緯何所附所顧别為酌之不必拘有先日條欵葢如此前言一里排奔走不及何埇何段上中下則不及知大畧已盡故不再言非於此獨有所隱也今里甲人誦一户之差十里

甲户連坐之令曰自高曾至我之身我從幼而老不知
此田何方廣狹横斜田形何若上人以所不知不能罪
我乎縣官慮書筭弓手東走西奔苦而逃避令之執粮
數請彼田排年代丈事與翁頒條款不合卒不可行今
業主里甲均之遲疑曰姑徐徐待事之定人情如此望
翁更為審酌置一着望化裁於人不若分寸朗然知愚
賢不肖如式而行不待潤澤之為善
他如一熟二熟等則檳榔園魚塘等裒多益寡亦既

竭思豈其不善然亦有未合事宜當講詳之處八尺六寸他縣查界不如式民苦之翁思之不審乃至於是附記

又復

親管里長誠是祖宗制度然論今日人丁粮差屬之此里而田地又多不在此里律例有赴所在官司告理之文亦以其勢之所及者言也論田地坐落之里其里長又反似是親管獨不可以此律例意而推之行乎流水魚鱗册歸號册丈田之三綱五常也翁謂部議聽在

外便宜行事何曾執必我依之然部議又有國初魚鱗老冊為主之説欲天下之人主之也顧比之制度又為聽人為之損之益之乎織造之家必先理絲之經而後梭之以緯不先定經綿將何附似此猶治絲而棼之也欲求尺寸絹帛為九月衣裳之授不可得矣聞近日撫按文移言及翁亦稍稍有悟而又為之辭曰我先造粮冊後造魚鱗視剛峯説雖有先後而實無少異其於歸粮冊之歸字講之不通姑勿論欲使周四府執粮冊逗

湊魚鱗謂粮册原有田形四至一檢尋而魚鱗之易矣夫田地形象不同而大槩亦或相似四至亦然且交丈互丈先後次第與今之流水又不相對合數十家之册而流水之具亂不可成生不能一一備說翁試即一埇之小小者令人逗湊數日間能成不能成而事可知矣周四府又必令里排為之交丈自丈已是一番騷亂又逗湊魚鱗為必不可成之事生竊以為逗湊魚鱗不如更為流水之丈反覺明白之易翁無苦此一方之人為

也何也里排必取紙張必需供給又有分外取錢不可言之為也里甲交丈瓊山縣在分巡道脚下且不依行而別為之説翁曾不一就人之情思乎翁復言激而激之甚矣生居治下人不敢為激第恐翁先後所執二端皆必不可行之事若此一方之人翁必有悔而無及之日故再進若曰尊申條欵撫按已批准九府依行矣翁獨以為不可何也則生不知之矣謹復

吏部侍郎海　為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西營街

人陸武告狀審之初執票六張後西營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出票兵馬司自行八十九張為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張曰此偶未繳送兵馬司者是其先日繳還者尚不知其幾何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事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歷歷明禁今兵馬司官也小做了一箇狼之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干上官又做了一箇過送贓私的積年此與侵用里甲何異何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有官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㫖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覧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横圓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畫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竒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令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别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令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圖説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募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鄉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募

瑞以二月末日起行四月初七至英德縣尊差迎候二人在焉六千里之遠而來人之勞矣山川險阻覺有伴護其心安先時謂無益於生有勞於人不免微有不滿於公之意俟轉而感一旦幸附僚寀之末朝朝夕夕賢師傅不是過也至江西聞公已晉計猶當一晤生以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公先月二十六日北上事之不能盡如人意恰又如此公先日百爾行事諸衙門人時言之先人規模後人楷式也題知行人之便特此附謝

十五之日文選忽進一不具名小柬為董胡二生求歷事銜門一堂之上二十五人指視可行之乎一事私百事之私隨之不論大小是柬偽耶抑亦真耶廾一問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處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冰之清配玉之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揮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興害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也甲科當作卿相為日久矣柰今惟有資格故公尚爾然官爵足為士君子輕重哉今

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計至維揚當得面晤而事又相左盛使至捧華翰而拱揖誦之恍見顔色拳拳然聞過之求葢德盛心下有道君子自是如此尊恵本不可卻但以近日上任殊厭南都虚禮今日猶然曾有告示峻絶之不可曉人分彼此謹附來人璧上北望通太大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養初糧儲叅政

門下柳塘先生弟也藉有今日以挹雙美光輝何幸何

幸正方應命起行而華翰適至匆匆間百凡不一言悉謂此去日近一日面覿者得盡言言得盡意也其復令凡柳塘書亦俟面致之使旋謹此上復非故故為畧也惟崇鑒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過傳此黄童白叟之口焉一時感德之急非有一語字㦸益也時共事之人萋菲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其假豈韓退之

原毁情狀唐流今日猶然耶可怪而恨然此足為賢者累哉天下事有似損反益者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久而論定矣他山之石非可久借攻吾玉者哉南箕貝錦自旁觀論曰忌人曰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己論不曰夫豈無因不可二月之末生應命行而華札適至十詠如對行李匆匆未暇和也偶便肅此上復容日勉所未能别致葢樂公之樂亦生喜為不厭者餘種種未能詳及統祈崇鑒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人情世態瑞無用世之念久矣借譽諸公得見知於主上似亦若有天然之幸掞之先日後事可推謂能大有所為滿吾願或不然也俗耳庸目誰與我為之今已勉强上道自北流行請門下以决進止萬一北上人便家人佩辭官本得託驥末尤幸種種俟面日及之疊至贐賀感激尤切言之不能盡者亦先附回使言謝統祈台鑒

復汪渠瀛廣東廵按

主恩三四及矣如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年耶古人致事有期而今過其二杜少陵之齒髮自料曰意深辭苦瑞之謂矣況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漢魏桓謂宫女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觸類而長小小補塞其罅漏或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夫豈為高索哉謂事機理勢不可行於天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恵義不

得辭使旋暫附之謝其行止遲速可不可俟面日請之種種令未言及惟崇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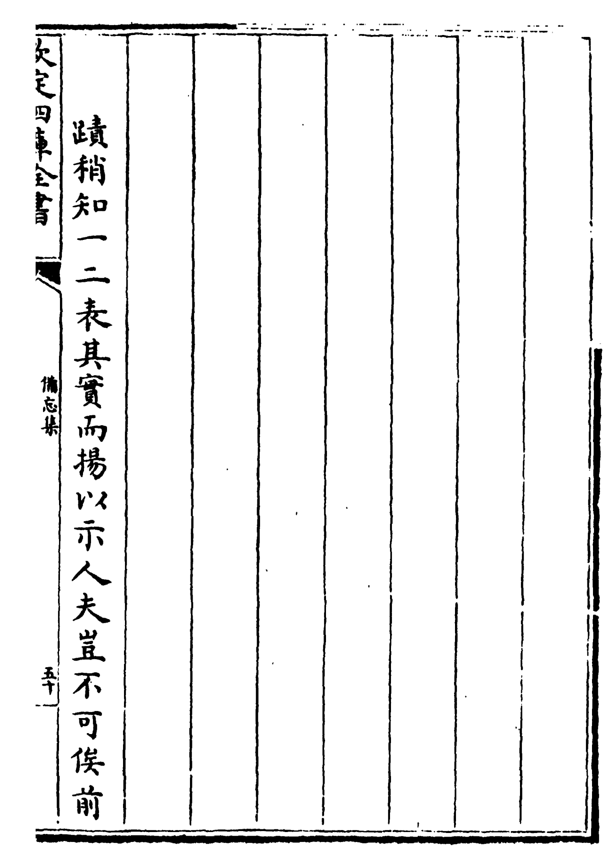
復薛鳴宇分守道

門下坐鎮廉州之日聲稱滿瑞耳矣瓊州之人每每向洋領企生令扶衰北上道路之談者與公初鎮廉州之日無異問其次曰府之傳猶可問其他先日今日則氣忿不平而言怨矣曰賢者何故容之曰雖賢只管得已大抵其言亦門下言之而不行反禍之意昔人謂人君

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職掌所到有不潔人可潔已者哉雖君子不能無斟酌之計然斟酌必行非斟酌不得行遂止厚意稠疊使旋附謝來猶可追區區不顧門下令亦有不滿之分也敬進一說惟崇鑒

復汪渠瀛巡按

承惠勘合長單感甚感甚但本部差人赶至瓊州迎生而不齎勘合郭華翁亦手書來迎拳拳言意懇



蹟稍知一二表其實而揚以示人夫豈不可俟前

途再加繙閱別復外葛帛一端少效古人鷄酒之情託回使叱名上致

復贛州軍門賈春容

在贛州日感賜多矣臨行又復惠之船屋高梁大厦廊而且安與家居無異一家人鬱熱之苦忽爾如脫且自湖口起二日直抵南都舟子以為風迅之極數年來未有同行小舟舟不敢破浪隨行此亦莫非台福之所賜也舟回肅此上復附謝

復王忠銘

生二月三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感冐兼之兩足發瘡未能即便上任近賜華札二如期拜領之矣主上變而厲精天下懸望公意亦生意也私念與公同輔太平今日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繁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吾願與否生上任止在三二日間便遣人齎謝本北上生與公始而合中間隅多年今又復合誠可喜也種種意及吾瓊近日事容他日再詳

細奉李王二子倚馬令且病患未能一一

復梁霖宇

自得聞高第以来日日月月喜之生之喜與他親朋之喜異葢謂賢親平日志趣借此階梯可大發洩吾璦他日增一賢者士夫不比他甲第榮華俗眼與之仁人君子不與前後領誦華翰了知盛愛過為推轂之意忽領上命已於二月二十八日離家三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矣賤體冒暑然此二三日間亦必勉强

上任賢眷自瓊起先後行同二郎亦時到下處相見自南雄而下生以先一日過嶺以後屢候之未到未得相遇計日算之想一二日間亦到南京矣李王二子行忙諸凡未得詳悉上任後人齎謝本北上再具奉

啓龔懷川

別後人各一方睽違之甚思公如天之上而不可即矣柰之何柰之何先歲領有華札知公離闕中將復命後又聞公在告今以五月初四日到南都又聞公補浙江

掌道生冒暑得病薰諸色上任衣冠無有也方急圖製之先甲申之夏府差劉經歷觧册南京肅啓數年來情事囑之託州中便人轉致彼止至江西袁州半年而歸啓在今行李函中偶檢未獲生亦此一二日間上任遣人北上謝本容檢奉并别具數年種種意今行人倚馬未得一一

梁進士家人梁仲賑身批

南京吏部右侍郎海據瓊山在京吏部觀政進士梁雲

龍家人梁仲自上新河開船至揚州府轉回告稱關上嚴禁原有執照一紙係仲先年往來者不准如此阻滯身有路費計算必不足用念梁進士今往北京隨宦妻王氏王氏係舍姪女海氏所生自瓊山渡海而上山海之險互相依賴今日本部上任彼此分隔借助銀三兩任彼前途别求長男生員梁思孚在廣應科塲一婦人携少男少女并惷啞家人男婦十一人大小共十四人萬里程途阻關阻閒零丁艱苦為此給之批照仰所過

關津驗實放行毋得阻滯其批文聽到京梁進士自行繳回南部須至批者

寄梁霖宇 吏部觀政

自離家而來日日得與賢眷相同起止二郎亦不時至生止歇之處生先十八日過嶺讓支提學賢眷次日與支同後此遂至不能相候生五月初四之夕至上新河賢眷直至十五一日之差差了十餘之日風有便不便也今以十七日上新河起此後無裏河運船之爭不一

月而張家灣矣生自瓊而來夫馬柴米係是自處船之大小不同可求其一其他視陸行事無異生行之難賢眷尤難尤難遲之又遲有以也生五月十二日上任任後例當具日題知行人之便特此再告諸公謂久之當有引年小疏自念衰老之甚不十日而有人北上矣容再言

寄王忠銘 禮部右侍郎

瑞於五月初四之暮抵上新河十二日上任盍足瘡之

痛諸冠服未便也王李二子行已有小啓奉達中每思人之拙矣山林之久公家典故又多遺忘日夕以公必我一一不憚指示為慰今又睽違違望柰何柰何上任例當題知行人之便特此附告新任以後事宜非衙門儀注之所及幷北都近事明天子注向一一明指而容示之尤望尤望不十日而又有北上之人矣容再言

啓王荆石閣老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主知十六年山林變而

感發私計萬里京師之瓊思報疊至如此山海之險
前期難定於二月二十八日束裝北上五月初四之暮
抵上新河浛到赴任念此成命兢兢也乃以足瘡之痛
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始得如願奉例題知之便附啓
上候爰念主上改而勵精千載一時之會也況又有虚
懷之待天下所仰望如公之為輔乎古稱治具畢張令
之謂矣瑞北望台端依稀鎮江口顔色也惓惓無任惓
惓無任瑞齒髪自料可用與否請公於廊廟之上一語

決之餘不一

啓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生朽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賢門下及華溪翁挺然拔之以今正旬末邸報二公薦章之旨二報通政三報部請不允四又報南院先歲之冬王忠銘梁霖宇亦有啓而曰起用即矣明明天子意也生自知枯槁無用即古之人引年計之非可復出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

海至化州報陪點至電白報改陪為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二日方得上任薟諸冠服未便兼之左右足瘡也上任例當題知人便謹此上達井附道謝區區日夕間上荅明聖下酬知已畧無一不滿之心矣柰年力不足以副何今日亦進退之間也惟一一教之進之愛也不一

啓通政司倪東洲

生以二月聞報二月末日渡海北上五月初四之夕抵

上新河諸冠服未便兩足染瘡至十二日上任益以是日方可勉為拜跪也任後例當具日題知人行之便謹此啓上煩循例轉達瑞衰老之年非可復當官事時節矣勉赴明命進退之間望惟明者一示決之外别懇

啓閣下吏部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主知十六年泉石心腸變而感激私計䟐去京師萬里之遥恩報疊至如此山海之險前期難定於二月二十八日束裝北上五月初

四之夕抵上新河咨到赴任念有成命兢兢也乃以足瘡痛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始得如願遵例題知人便附啓上候叜念主上改圖厲精千載一時之會也古稱治具畢張有君有臣今之謂矣北望台端無任惓惓齒髮自料瑞豈不自知其非可應用時節耶可之與否公於廊上一語決之餘不一

復賀澹菴 原瓊州知府

門下三遷之瓊日月無久也瓊州之人至今念黃童

白叟皆曰賀公之不久於瓊自是我瓊緣分為薄益賢人君子一有施為施為自别百十年功業可以失之一日之間來諭云云則又可異無中生有而以加之公加之而至如是如是何耶大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弘成先日禪宗學問視世界空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同而言曾具峻語絶之不可曉人分彼此厚意敬託來人壁上令吾故吾惟公與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為訝種種意語有待而未

盡者秋冬交候公枉至促膝及之公毋負約惟崇鑒

復湯陽南

生自聞命有北上之意曰且得與吾陽南公一叙久渇情思矣五月十二日上任會鳳阿得知門下春秋雖高神力未倦田里優游怡怡熈熈益用為慰三五日之先賀澹菴亦遣使至而歸矣期會拳拳一令孫所言之候益暑退凉生至此然後為便使者曰湯公主人親至也居同縣同門下能與之携手同車来耶至望至望惠餅

食拜領之矣餘璧上淳安而後賜之諸般藥方用輙有效惜已失之今能併會後而又有可稱神效之竒者一抄示之尤幸

備忘集卷四